

談「兒童文學」周刊

林良

一

一般的文學作品，都有它假定的「讀者對象」，兒童讀物也一樣。但是仔細分析起來，兒童讀物的「假定的讀者對象」，似乎比一般的文學作品複雜得多。一本兒童讀物在到達兒童的手裏以前，要先經過一道「窄門」。把守那道窄門的，是「兒童的家長」，教師，跟負責任的圖書館員。

如果我們把「兒童讀物寫作」當作某一種方式的「講故事」來看待，那麼「作者」的地位就像一個「在有家長在座的場合中，為他們的孩子講故事」的說書人。這個說書人所說的每一段話，都必須是家長所能「接受的」。這個「接受」，包含兩種性質：

1 家長自己覺得「津津有味」，同時認為這「津津有味」孩子們也能體會得到。

2 孩子們覺得「津津有味」，家長看在眼里，認為這「津津有味」是「健康」的。

在這個場合中的家長，心情是非常「複雜」的。他自己雖然覺得「津津有味」，但是並不那麼輕易的喊「好」。也許他會想到：『固然不錯，可是這種趣味我的孩子能懂嗎？你還是講一點他們能懂的話吧！』說書人講過的那一段話，家長很可能在自己覺得「好」的時候偏認為「不好」，那是因為家長想到的是孩子的「接受能力」。

另外一種情形是，孩子聽得「津津有味」，因此家長也大大快樂，但是家長很敏銳的「微微覺得」那種「

趣味」並不是「正味」，對孩子可能有害。那時候，家長雖然是「因為孩子快樂，自己也快樂」，但是他會對說書人說：「這個不好，你還是講一點別的吧。」

當然撰寫兒童讀物並不等於「說書」，兒童讀物作家也不等於「說書人」。我不過是借「說書棚」的意象，來說明兒童讀物作家在寫作以前，對他的「讀者對象」應該先有的認識，儘管在真正寫作的時候，他是全神貫注的「沈醉」在自己的作品裏。

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「經常出現的刊物」，不管這刊物有多「小」，好讓家長、教師或圖書館工作者，發表他對每一本兒童讀物的意見。這種「意見」，也是一種「書評」。

我認為兒童讀物作家，應該多看這種「書評」，作為他「不寫作的時候」的讀物。不管作家本人對這些「書評」有甚麼意見，能够在寫作以前多了解自己的「讀者對象」總是好的。

我「不」認為一個作者「不認識」自己的讀者對象，對他的寫作會「反而」有好處。我讀過那種「理論」，但是我並不欣賞。我承認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陶醉在「作品裏的世界」，沒有「工夫」再考慮其他。因此，我也就特別關心這個「專心寫作的人」，在「動手」以前是不是一個「對讀者有認識」的「人」。

這情形，跟成人的「大文學世界」完全一樣。一個作家在完全陶醉在自己「作品裏的世界」的時候，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一個「醉漢」，除了藝術，不再考慮其他，也實在沒有「工夫」再考慮其他。因此，我們也就特別重視這個「醉漢」本身是不是一個純正善良的「人」。

在「兒童讀物的世界」裏，也有這種情形。有幾個傑出的「醉漢」，因為平日對「讀者對象」並沒有深刻的認識，結果他「醉」中的作品成爲出色的文學作品，但是跟「兒童」似乎並沒有絲毫關係。

二

把「兒童文學」看作『以兒童爲「讀者對象」的文學』，並沒有甚麼不好，但是我覺得它的含義還可以擴

大，擴大到成爲「爲孩子寫作任何讀物的技巧」。既是「寫作技巧」，當然是在「文學」的領域裏。

「兒童文學創作」，當然不必說，是「兒童文學」裏的「純文學」。爲兒童寫童話，寫詩，寫小說，一個兒童文學作家所享受的是「文學創作」的樂趣，所「吃」的也是「文學創作」的苦頭。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。我們要注意的是，除了「文學創作」以外，爲兒童所寫的任何性質的讀物，也都需要大量的「兒童文學技巧」。忽略了這一點，兒童所看的讀物，除了「純文學」以外，必然的都會成爲嚴肅、枯燥、乏味的書了。那麼，嚴肅、枯燥、乏味的書，怎麼可以叫做「兒童讀物」？怎麼可以說是「爲兒童寫的」？

我們的孩子，現在還沒有很好的科學讀物看，幾乎只能完全靠翻譯。談動物的書，所談的都是外國動物。談植物的書，所談的都是外國植物，談礦物的書，所談的都是外國礦物。並不是臺灣的大學對中國的動物、植物、礦物都沒有深入的研究，實在是受過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，不懂得怎麼「處理」他的知識，使那珍貴的知識成爲活潑、趣味的「孩子的書」。這也就等於說，有知識的人，如果不懂得兒童文學，不懂得「爲兒童寫作的技巧」，就沒辦法把他的知識供給給我們的孩子。

歷史讀物、地理讀物、音樂讀物、數學讀物，情形也差不多。我們翻譯了外國的兒童世界史、兒童世界地理，還有許多出色的外國人的傳記，但是沒有我們自己的。在「兒童讀物」的領域裏，我們沒有「傳記文學」、「數學文學」、「音樂文學」、「繪畫文學」、「歷史文學」、「地理文學」。我的意思是說，我們不懂「處理」這些讀物的「文學技巧」。我是贊成「翻譯」的，因爲「翻譯」可以提供許多處理這些讀物的技巧。但是爲孩子着想，我不贊成他們從小就「進外國學校」。

我們應該有一個刊物，不管它多「小」，經常的跟大家討論這些「文學技巧」、「寫書技巧」，同時也讓有「心得」的人，發表發表他的意見。我們應該有一個大人看的「兒童文學」刊物，作爲大人彼此討論「兒童文學」的「肥皂箱」，並且成爲所有希望「爲兒童讀物盡力」的人的「經常的讀物」。

三

構想中的那個「刊物」，在「構想」中不妨「太」，但是實際做起來，卻應該從小處着手。如果一開頭就很「大」，做起來固然很有意思，但是我們到哪儿去找那麼大的「訂戶羣」？到哪儿去找那麼大的「撰稿人羣」？國語日報的「兒童文學」周刊，就是一個「從小處着手」的這種性質的刊物。

這個周刊，由馬景賢先生主編，每逢星期日出版，每期所能容納的字數不過五千。這個小小的刊物，已經出版了九十多期，很能得到「願為兒童讀物盡力的人」的喜愛。它現在已經有一個小小的「讀者羣」，也有一個「能够只用一千多字談論一個題目」的小小的「撰稿人羣」。

馬景賢先生是一位圖書館工作者，目前是農復會圖書館的負責人，過去在中央圖書館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都擔任過職務。他在工作中，有機會看到世界各國精美的兒童讀物以及討論兒童文學的書，「滾滾流過」，心中又悲又喜。「喜」的是自己有機會看到那麼多「多采多姿」的兒童讀物、兒童文學論著。「悲」的是我們的中國孩子為甚麼不能有相等的權利，我們的中國大人為甚麼不能有相等的「熱心」。他成為這個刊物的主編人，可以說是最理想的人選。

「兒童文學」在民國六十一年兒童節的前夕（四月二日）創刊，到現在還不滿兩周歲，但是已經成為兒童讀物工作者喜愛的「副刊」。它雖然成就不大，但是它的「成就」正好跟當初的「小理想」，落在同一個「點」上。這是很難得的。

這個周刊，討論過許多大題目，也討論過許多小題目；介紹過名滿天下的歐美兒童文學作家，同時也把中國這「寂寞的一行」裏辛勤的工作者一位一位「拉」出來介紹；刊登過小型的「書評」，也發表過真摯的「寫作經驗談」；重視翻譯，重視創作，也重視改寫。

跟一切刊物的「命運」完全一樣，小刊物上也爆發過小型「筆戰」。馬景賢先生處理「筆戰」的方式是讓

「公公」、「婆婆」都有一次說話的機會。他把「彼此不同」，甚至「尖銳相對」的觀念介紹給讀者，但是他絕對「不承認」有哪一種觀念的人就算是「愚蠢」，或者有哪一種觀念的人就算是「壞人」。他認為「兒童文學世界」應該是一個「和諧的世界」。「喜歡羞辱別人」的作者所寫的文章，或者「愛用「罪與罰」的方式來對待不同觀念」的作者所寫的文章，他就不「登」了。

四

我認為「兒童文學」周刊對社會的貢獻，是提供一種「談論兒童文學的態度」，那就是「具體一點」。

我們應該讓「一直關心着兒童文學的人」有個「肥皂箱」。

過去，「兒童文學」一直是「從來不關心兒童文學的人」也會「談」的題目。這雖然不能說是一個「壞現象」，但是那種情形也說明了我們的「兒童文學」的空虛。

「讓關心的人變成工作的人」，我想，這應該是「兒童文學」周刊的盼望。

全國唯一哲學性雜誌

現代學苑 哲學與文化月刊

「西洋當代思潮評價」專號

- 1 「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」摘要……方東美
- 2 從哲學眼光看中國前途……唐君毅
- 3 兼論知識份子的態度問題
- 4 西方知識論方法探討（近代·當代）……鄒昆如
- 5 存在主義對廿世紀的意義……項退結
- 6 卡西勒文化哲學對當代的意義……孫智燊
- 7 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哲學觀……沈清松
- 8 結構主義的哲學評價……傅佩榮
- 9 科學主義與價值中立……澤立朝
- 10 奴隸制的毛共史觀（上）……侯人
- 11 共產黨的哲學……杞人
- 12 西洋哲學教學問題……知人
- 13 青年們談西洋當代思潮

下期討論主題：「自由」

郵政劃撥一四〇五七號，現代學苑月刊社帳戶
訂閱電話：九三二二四五

總經銷：先知書中禮物中心 (334913)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96號2樓